



李秀成傳

任明實著



李秀成傳

任明實 著

售價新臺幣壹佰肆拾元正

出版・發行・總經銷：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胡子丹 法律顧問：戴遠律師

台北市博愛路二十五號六樓612室

電話：三三一八〇八〇・三六一四三七八

三三一八〇九〇

郵撥帳戶 〇〇〇三三五九~三號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四八號

香港經銷商（筆劃序）：

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五-五八〇二八〇

藝文圖書公司 電話：三-八〇五七〇五

印刷：嘉信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江街一一〇巷六號

電話：三八一〇六五四・三八一〇六七五

有著作權和版權・請勿翻印

（一九八九年三月版）

中國名人傳記第五輯第八種編號148

本書校對 陳美玲

這本傳記是繼《石達開傳》而寫的，主要是撰述太平天國後期的動亂。

自天京內訌之後，李秀成與陳玉成崛起，成為天朝後期的支柱。不幸的是英王陳玉成兵敗受騙被擒而死，支撐天朝的重責便落在忠王李秀成的肩上。

在他用兵竭力掙扎之下，天朝終告覆滅，許多人——包括干王洪仁玕、侍王李世賢等，都指責李秀成犯了戰略性的錯誤：不該棄安慶而取江南，但忠王何以如此，自有他的理由，為功為過就由讀者去評判吧。

但天朝後期對於湖北、安徽、江蘇、浙江佔領區之破壞，實在令人震驚。李秀成之仁慈本性，幾乎可以肯定，但是形勢所迫，終於造成慘絕人世的大悲劇，後之倡亂者能無戒懼乎？

目次

一	天國風暴	一
二	中興支柱	一八
三	三河大捷	三一
四	計解京圍	三八
五	輕取杭州	四七
六	肅清蘇常	五九
七	進兵上海	七九
八	西征之誤	九七
九	安慶失守	一一一
一〇	再取杭州	一二四

一一	英王之死	……	一三三
一二	內憂外患	……	一五〇
一三	進北攻南	……	一六一
一四	蘇州殺降	……	一七三
一五	哀哉江南	……	一八四
一六	圍困天京	……	一九三
一七	天京淪陷	……	二一〇
一八	天國夢斷	……	二二〇
附錄一	太平軍之消滅	……	二二九
附錄二	李秀成年表	……	二三一

一 天國風暴

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〇年）正月道光皇帝崩駕，廣西省內更加混亂，天災人禍不斷，盜賊紛起，許多會黨份子造反，說是反清復明，只有拜上帝教準備起事，卻是扶主打江山，反清而不復明。

這天拜上帝教的首要份子聚集在紫荊山區新墟楊秀清家中，商量如何聚集兵源，扶主打江山。

馮雲山以謀主身份致詞說：「現在廣西省內亂糟糟的，三合會紛紛起事自立爲王，憑我們拜上帝教的幾萬信徒，有信仰有組織，腐敗的清朝官兵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我們爲什麼不行動？」

胡以冕接口說：「是該採取行動了，但是教內小子們怕死得要命，他們哪裏敢跟我們造反？」

韋昌輝卻說：「這有何難？想辦法把小子們逼上梁山呀，梁山泊那些好漢們，哪個不是逼上梁山的？」

蕭朝貴點頭，但說：「怎麼纔能够逼上梁山呢？」

楊清秀有了主意，說：「領導佃戶們打地主分財產，等他們打傷了人也分了田產，等官府一追究，這不就是逼上梁山了嗎？」

本身就是地主的韋昌輝立刻反對，說：「地主們的財產也是辛苦賺來的，他們買田置地並不犯法，怎麼可以打殺他們，還搶奪他們的財產呢？」

洪秀全也說：「地主們中有好有壞，怎麼可以一概而論？這種作法太絕，我不贊成。」

楊秀清橫眉怒眼說：「婦人之仁如何能够成就大事？這扶主打江山可是要死人的事，說不定會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打殺幾個地主算什麼？」

馮雲山忙打圓場，說：「我倒是另有主意，我們從中原輾轉遷到此地，在地人一直排斥我們，常常有械鬥之事，我們何不利用客土感情不睦，挑起他們械鬥，等到勢不兩立的時侯，豈不也是逼上梁山了嗎？」

韋昌輝點頭讚好，說：「眼前就有個現存的機會，桂平縣大墟有個客家人給在地人敲詐，我們何不把這件案子挑撥起來。」

蕭朝貴笑了，說：「你這個惡訟師，專門挑撥別人打官司，好在從中取利。而今挑撥別人械鬥，到頭來弄得個家破人亡。」

桂平縣金田村不遠的大墟有個富戶溫知孟，在廟會中看上一個小家碧玉，經打聽就是墟外的人，姓名是黃秀蘭，家境貧寒，與寡母相依爲生。溫知孟便託媒婆前往，憑著花言巧語，再加優厚的聘金，居然說動了母女二人，答應過門做二房。

正在擇吉過門之際，卻有個馬二出現了，此人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在家鄉待不住，也不知遊蕩往何方去了，不想此時突然回來，聲稱他與黃秀蘭曾經指腹爲婚，一女不配二夫，如何又另配他人？要他放手也可以，必須拿出二千兩銀子來擺平。

溫家雖然薄有財產，如何能够接受鉅款敲詐，何況指腹爲婚並無憑證，也未下過聘禮，因此相應不理。這馬二如何肯干休？再經人挑撥，便一狀告到縣衙門。

狀子到達刑案師爺之手，便持往知縣處說：「東翁，這件案子最好暫時壓一壓。」知縣大人李孟羣不解其意，忙問：「這卻是爲何？」師爺回答：

「本案苦主是在地人，被控的卻是客家人，近來有人挑撥他們不和，本案判決不管是誰輸誰贏，都有可能激出事變。」知縣說：「總得要秉公判個誰是誰非。」

師爺對縣太爺的不識時務，頗感可憐，但身爲下屬不得不言：「要判個誰輸誰贏，立刻就引起械鬥，怪罪起來，太爺脫不了干係。」

知縣遲疑一下，說：「這『拖』字訣，我也懂得，但他們雙方沉得住氣嗎？」

師爺奸笑，說：「他們雙方沉不住氣就會打起來，等他兩敗俱傷，官府再出頭作個了斷，坐觀虎鬥，豈不更好？」

果然馬二沉不住氣，便由三合會出面派團隊去問罪，溫家也得到拜上帝教友的支援，雙方便武裝衝突起來，教友們把多年的積憤發洩出來，殺死不少在地人的團丁，仇恨積下往返嘶殺，教友們再也撐持不下去，便只好攜家帶眷隨帶金銀投奔金田村拜上帝教總部去。

離金田村不遠的大灣村有個富戶陳玉書，因岳父壽誕偕同一家大小往新墟拜壽去。

合該有事，一羣團丁往大鵬山區勒索富戶秦日昌，未料拜上帝教徒以武裝自衛，團丁們給掙了回來，撇了一肚子的氣，正好半路遇上陳家一行，眼見陳玉書衣著華麗，便由小頭目王得彪攔路檢查，硬說他是拜上帝教徒。陳玉書心知肚明，示意家奴往金田村搬救兵去。

小頭目裝模做樣的搜查罪證，終於搜出《太平天日》一書，翻閱書內有：「洪秀全於丁酉年升天，天父皇上帝封他爲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等語，小頭目樂了，說：「這可是

罪證確鑿了，還有什麼話說？」

陳玉書淡然一笑，說：「這是拜上帝教散發的印刷品，內容如何我還沒有看呢，這種宣傳品在桂平縣可以找出千本以上，這算是什麼證據？」

另一個獐頭鼠目的團丁說：「既然罪證確鑿，你就不必狡辯了，照說應該把你帶到衙門用大刑伺候，我看你是個斯文人受不了那皮肉之苦，你要識相點用錢消災豈不更好？」

陳玉書笑了，說：「原來你們是存心敲詐。」

「別說那麼難聽，」小頭目接口說：「你可知道我們好幾個月沒有發餉了，兄弟們缺點銀子使用倒是真的。」

就在雙方糾纏不清，進而討價還價的時候，金田村的教徒們趕來了，手持刀槍大聲喊殺，團丁們眼見對方人多，好漢不吃眼前虧，拔腿就跑。教徒們恨死了團隊助紂為虐，不由分說一陣砍殺，遺屍累累。

陳玉書一看：大事不好，殺害團隊罪名不小呀！因此把心一橫：變賣家產到金田村去。

金田村犀牛嶺下韋家祠堂，拜上帝教的頭目們集議商討當前情勢。

馮雲山興奮而又憂愁的說：「許多逼上梁山的教友們紛紛投靠我們，我們快接待不起

了，上千的人要吃要住，雖然有人捐獻家產，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何況扶主打江山的旗幟武器，在在需錢，錢從何來？」

楊秀清是紫荆山中燒炭的，五歲時雙親亡故，出身微賤，一向嫉恨紳糧之家，說：「我還主張打殺地主，搶奪他們的金銀財產！」

韋昌輝仍然反對，說：「我們扶主打江山，爲的是重建太平天日，怎麼可以打家劫舍呢？」

「別說那麼難聽！」楊秀清接口說：「我們單靠土客械鬥來逼上梁山，來金田的只限於來人（客家人），爲數有限，不够扶主打江山。要是鼓動仇恨情緒讓佃戶們打劫地主，以天下之大，兵源何止千萬！」

馮雲山覺得這番話言之成理，但他顧慮說：「我們拜上帝教的教友們多數是窮苦百姓，多災多難的，哪裏見過金銀財寶？讓他們打劫財主，必然各自歸私，對我們團營沒有好處，而且有了銀錢就私自逃了，遠走高飛享福去了。」

田地跨越桂平、平南兩縣，每年收租十餘萬擔的胡以晃點頭說：「這倒是問題。」

楊秀清爲了維護他的主張，說：「那麼我們設立聖庫，凡有繳獲一律歸公，規定小子們一律歸公，不得私藏金銀。」

一向少有意見的眞命主洪秀全說了：「到金田來的教友們很多是攜家帶眷的，我向來是主張嚴男女之防的，所以也應該設立男營女營，等到打到小天堂之後，再讓他們夫妻團聚。」

「這樣不好吧，」韋昌輝說：「飲食男女，聖人都不禁的呀！」

蕭朝貴立刻附議，他說：「那我們作首領的怎麼辦？」他是洪秀全的妹婿。

洪秀全回答：「我們是天父皇上帝的親人，當然是個例外。」

胡以晃、韋昌輝立刻贊成，說：「像我們毀家附義，捐獻家財的人當然是個例外。」

馮雲山另有見地，他說：「教友們紛紛前來金田村聚結，正是起義的本錢，何不由二哥出面發出團營詔命，要各地教友前來金田團營，扶主打江山的時候到了。」

楊秀清興奮的說：「好，大家回到駐地把小子們帶到金田村來團營。」

金田團營的行動，驚動了官府。

朝廷卽忙調遣貴州總兵周鳳歧前來廣西平亂，一路跋山涉水來到潯江下游的梧州，紮營已定便命游擊宋煜率兵千人往桂平縣新墟，進擊金田村外圍據點。

宋煜爲難的說：「軍門大人，我們從貴州開來，對這邊的情形完全不瞭解，這用兵之

計——」

周鳳歧回答：「我也不瞭解，好在有個桂平縣的書辦黃理和熟悉地方情形，我們就叫他來問問吧。」

書辦黃理和應召前來，說：「當前敵人是教匪，自從他們的真命主洪秀全發出團營詔命之後，首先便是謀主馮雲山率領教匪明火執杖的去介峒村，捉拿地主藍如鑒，再去甘皇村捉拿地主吳泗家，把他們的稻穀搶割一空，財產也搶劫一空，然後殺豬宰羊大吃大喝之後，到金田村去團營。另一個是紫荆山中的楊秀清，裹脅一批燒炭工人前去三江墟捉拿地主王作新，人沒捉到只好搶劫財物之後，把他的房子給燒了。再一個是龍山地區的蕭朝貴，帶領一批礦工從潯江到桂平，有千多個饑民加入，同去鵬化山區打殺地主滿載而歸，歸途受到團隊襲擊，結果團隊潰敗，連團總翁鎮三都給殺死了。還有一支人馬是由貴縣大地主石達開率領，他不打殺地主，由自己變賣家產得款十多萬，開爐鑄砲又祭旗誓師，不久就要經桂平白沙墟去金田村。」

宋煜聽後，說：「這樣看起來，他們不過是一些暴民，烏合之衆不足懼也。」

周鳳歧卻說：「不可輕敵，還是以小心爲上。」

宋煜雖然唯唯稱是，但內心仍然輕視敵人，因此除了攜帶武器、帳篷、炊具之外，還拉

民伏肩挑繩索，準備網縛亂民之用。

官兵耀武揚威進入山區，經過一條小河往大簡進兵。山深樹密，涼意襲人，突然殺聲響徹山林，紅頭巾教匪揮刀殺來，太平年月養成的怯戰之兵，何時見過不怕死的教匪，吃驚之下連忙向沙灣方向奔跑，不想前有大河阻隔，不得已回頭逃跑，就在這時右邊盤古嶺、左邊煙村中的伏兵殺出，宋煜眼看中了埋伏，撤退要緊，便督隊向後奔跑。

哪知抵達小河時發現木橋已經被拆，這時後有追兵，前阻河流，左右又有伏兵，真是插翅難飛，有會泗水的便往小河跳去，在河流中載浮載沉，卻給兩岸的伏兵對準射擊。

新墟，太平軍總部。

雖然這次出師大捷，但是馮雲山經過冷靜思索，他不主張再打殺地主了，他說：「我們團營了，也同清朝的正規軍隊交過手了，雖然我們獲得暫時性的勝利，但是要打下江山，單是憑教內小子們的力量是不够的，我們必須擴充兵源，打殺地主只能逞一時之快，小子們必須隨軍行動，並不能分得田地耕種，而我們的各級首領卻多是地主家庭出身，三合會的頭子們更不必說了，這樣使我們自縛手脚施展不開。」

石達開接著說：「我這次傾家赴義，而我就是個大地主，如果當初與地主爲敵，我就不

參加扶主打江山了。」

韋昌輝也說：「古人說：不教而殺謂之虐，向來買地置地並不犯罪，憑什麼我們可以打殺他們？」

楊秀清按捺不住了，說：「我們不是同地主有仇，也不是他們犯了什麼罪，我們的目的在於兵源呀！」

韋昌輝說：「要說是擴充兵源，窮人最多那就是我們的兵源，我們可以宣講：扶主打下江山之後，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將來實行天朝田畝制度，人人可分田，個個有生活，凡是扶主立功的，男人封官女插花，袍帶金冠在天朝。」

蒙得恩聽到此處，說：「小弟有首打油詩正好派上用場：換個主來換個王，帶兵最好數洪楊；吃飯官兵同張桌，睡覺官兵共個房。洪楊帶兵打天下，哪個窮人不跟來？生死緊跟洪楊走，哪個反心不是人。」

洪秀全不耐煩的說：「談了半天真受不了，就這麼辦吧。我看地主不能再打了，還是打菩薩吧。」

楊秀清附和，說：「我們還是談點正經的吧，我們這一鬧驚動了皇帝老子，把廣西巡撫鄭祖琛革了職，派前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爲欽差大臣來廣西省對付我們了。」

韋昌輝說：「這有什麼好怕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奉陪打一仗就是了。」

楊秀清冷笑，說：「打仗像你說得那麼簡單就好了，我看我們先避過鋒頭再說，暫時移兵紫荆山去，這紫荆山區綿延百里，大有回旋的餘地。」

李星沅督剿無功，臘月初十教匪頭子洪秀全自立爲王，氣焰益張，李星沅請簡派重臣統一事權，朝廷准奏改派內閣大學士賽尚阿繼任欽差大臣，率領滿蒙大軍前來清剿。

因教匪據守紫荆山中，賽尚阿定下毒計：派蒙古都統烏爾泰率火器營、馬隊封鎖山區前路，廣西提督向榮率領步兵把守山區後路，要把教匪困死山區之中。

長圍山區八個月之久，看看山中缺糧將要收功，遠在北京的咸豐皇帝卻忍耐不住了，一再催促清剿，聖旨難違，只好命向榮率兵進攻，一口氣打下豬薏峽、雙髻山兩個重要隘口，但因烏爾泰不配合，無功而退，又成相持之局。

向榮這次用兵得力於當地人獵戶的指引，原來山中有條獵獸小徑，登雙髻山西北脊便可奇襲敵軍之背。向榮趁著八月十一日早晨濃霧，掩旗息鼓突然出現敵後，敵軍大驚奔逃，連失兩個隘口退守花雷一線。

這一敗使得太平軍的小子們心驚膽怕，趁著三更半夜私下逃走，如此下去有瓦解之虞。

一日中軍主將楊秀清突然下令：集合隊伍前往茶地同拜天父，到了夜晚全軍集合在營盤外，四週火炬通明，楊秀清領衆禮拜天父皇上帝之後，說：「扶主打江山要有志氣，要做忠臣，放膽殺妖，頂天報國，不得私下逃跑，須知天父無所不在，總逃不過天父耳目……」說著突然全身發抖，大叫：「天父下凡，小子們跪下！」

衆兵將連忙下跪，但見楊秀清如魔鬼附體，突然嘶叫：「把旅帥黃以鎮捆了！」便有侍衛兵將從人叢中抓出黃以鎮縛了，顛抖跪在楊秀清面前。

只聽楊秀清如癡似呆的說：「黃以鎮你臨陣脫逃，又煽惑人心叛逆天命，妄圖投降降鞑妖，如何能够逃出朕的法眼，拖下去斬了！」

不久侍衛提首級來見，楊秀清揮手命其退下，這纔說：「天父歸天。」而後逐見平靜下來，說下去：「今年八月十五日天王纔下過詔，難道大家就忘了，天王要你們『放膽歡喜殺妖，同頂天父天兄綱常，總不要慌，各宜眞草（心）堅草、耐草，努力扶持老幼男女病傷，總要個個保齊，同見小天堂威風。』你們怕什麼？死了便上高天，榮登大天堂，不死也會榮華富貴，同享小天堂的幸福。」

豬薏峽與雙髻山兩要隘失守，紫荊山門戶洞開，太平軍非突圍不可了。

楊秀清下令砍伐竹子結紮爲筏，趁中秋之夜從新墟越過百步嶺切入平南縣，水路循潯江